譬秋左氏傳講解

十三

十六、宣公 十二年
十三、成公

ロ12
1995
6

門七12
1995
6

春秋左氏傳卷十一

大日本　小畑行簡　著

宣公

經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夏。楚子圍鄭。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宋師伐陳。衛人救陳。十有三年。春。楚子圍鄭。夏六月。鄭人卜行成。不

傳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

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
門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
門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達路鄭伯肉袒牽
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
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
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
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
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
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
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
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尪入盟子良
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
穀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
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巩朝韓穿爲
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
河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
及於鄭而勦民馬用之楚歸而動不
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

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君討鄭怒其貳而
哀其畔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
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
勞君無怨讀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
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
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
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
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
恵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
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
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
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
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以務烈所可也
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晉所以霸
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
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

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其卦在屯）有之在師中吉（貞丈人吉）曰師出以律否臧凶（震下坎上）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有律以如否臧凶（坤下坎上）且律否臧且律竭也（坎下坤上）天且不整所以凶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坤下兌上）有帥而不從臨（坤下兌上）臨孰甚焉（坤下兌上）此之謂矣（果）遇必敗（艮下坤上）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艮下震上）韓獻子謂

桓子（荀林父）曰彘子以偏師陷（坎下震上）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過在元帥）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六人豈盡有罪）不（猶）愈乎師遂濟（坎下震上）鄭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旋）壁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

反旆ソタラツシムユクガウガジソツドモヘモドルトイフコトロヲジンテルマナガエヲミヘムケグチノマヘモタセオホタヲトキモドミタルバ新末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ヒタヘハサマリアルバコクヴカヒテカ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亂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

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紓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

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
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
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
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
得屬又何俟必從鄭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
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
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一二先君之
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
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

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群臣
問諸鄭豈敢辱侯人敢拜君明之辱詒
爲詒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群
臣無所逃命楚
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群臣無所逃命楚
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
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
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
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
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衝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

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角不能進矢唯有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擄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射則偏中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榮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

於失楚之致師者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邵獻子曰二憾往矣弗敢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亂之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

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不可以季

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

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一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駟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楚子使唐狡與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馳伯嚭有寵於吳王夫差。以謀伐楚。楚子聞之。懼。將去郢。鄖公鍾建負季芈以從。隨季以

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

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納諸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

辰。楚重至於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者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典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以懲淫慝。諸侯何以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

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

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冬。楚子伐宋。華椒以蔡人救萌。萌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萌人殺之。王怒。遂圍萌。萌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於萌。萌人懼。以萌反。王遂滅申。以申叔展。叔展曰。有麥

麥乎。ソノラウシンシユテンガズ二ハコマレシロノソトカラセンブルカトヲクキハガシチウノゴトバズハギモヤシノトナリムギモヤシハザクラックリシツキ ハヒノクスリナレバシシチヘカタルニハコノクスリデナケレバナラヌバヤクミヅノナカ二カクヨトハケヲシメシタモノナリ 有山鞠窮乎。ソシユテンガマダザキクキウスショチシテラレルカトサシキクキウモヤハリ ザンチウノゴトバズセンキウノコトナリセンキウモシキ ハラヒノクスリナレバシシチ 曰無所歸將加而師。ヘカクレニハコノクスリデナケレバナラヌヤクミヅノナカヘカクレヨトノワケヲシメシタモノナリ 河魚腹疾奈何。リバラヲガくハノウチニ井ニミヅヌミガゴトクヒサシクミヅナカニヲレバダ 曰目眚。リラスヤマヒトナルユエハヤクミヅアレトコロガクレヨトノワケヲシメシタモノナリ 於智井而拯之。ガヤウくサーリヌキラツヘルヤカラボドヌクバリシテヘノボドヲレトシメシテハスクヒクレヨト 若爲茅絰哭井則己。ヲシメシテハスクヒクレヨト 明日蕭潰申。ソヨクジツ二セウモノドモガウチバダレイタサレタ 叔視其井則茅。ミタ二 絰存焉馬號而出之。ソシテカオホコエニヨムデヒキダスクレヲレルヲシテ 晉原穀宋華椒。カラウダンコクソナチセコクトアルモノヲシテ 曰馬。テヒシヤ 若大國討我則死之。ヘバモシマクイコクノシンカラトカメテウチキタラバスクハギバナラヌヲ 孔達曰先君有約。スタセンダイセイコウヤクヲムスンデヨムタウトヤクソクコトバガアリ 晉侯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ヘムヲシテヒトヲヤラヌヤウニシヨウトスルトイフノデアルモシツミガナケレバドコヘモカヘルトコロガナケレバヨロシクヒキアゲヨトイフノデアル 孔達曰。イフカラウコ

經十有三年春齊師伐我西鄙。ヲ 夏楚子伐宋以救焦。ヲ 秋冬蝕。アリ 晉殺其大夫先穀。ヲ

傳十三年春齊師伐我西鄙。ヲ 楚子伐宋以救焦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コトシエゾヘイヲウシテ、ヲ 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己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故討。孔達

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元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

經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冬。

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傳 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夏。晉侯伐鄭。爲邲故也。

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不假道于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是【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示之以整。于是行中行桓子之謀也。曰。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而不

假道鄫我也鄫我亡也伐我亦亡也一也
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劒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經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秦人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秋鄆伸孫茂會齊高固于無婁初稅畝冬蝝生饑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

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
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
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
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
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
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
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
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
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
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貳又
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禄也
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
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
犀首於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敢
廢王命王棄言焉
王不能
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

夕ダヌクハウチノカウサクスベキモノトモヲダニモトヘモトヨリイツマデモヌクヒソウノハウガイヲラキシモヌチハヒカヌライヲミセタルバ

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ニ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ニ告曰敝邑易子而食ヒ析骸以爨スアリサキタキモノニテヤ

ソウノハウデハキットワガハイヲラキクカウサスルデアラフトゾンズルト

ヨルニナルヲマチカネテ告ヒニハソコモトヘツゲテム

ガコウヲダコハビデハツカラコロスコトガデヤヌエタガヒニコヲ析骸以爨トリカヘテソニタキヌヒ

君使元以病ニ告曰敝邑易子而食ヒ析骸以爨スアリサキタキモノニテヤ

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

ワガソウヘジヤウカデハケツシテダイミヤウノホハナレバ

ソンカラウニハンガゴレヲコハガリオホセヒタガアコトガナリカヘルトモ

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鄭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

オデマヘヲダマ一オデマモマタウレヲセメウクルニシイテヨウジニスルコトゾナガケ

鄭舒有二罪伐之狄有五罪僞才雖多何補焉不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鄭舒

ソレヨロシカラダトモ

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僞才雖多何補焉不

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

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

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

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之

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

辛亥滅潞鄧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王孫
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
衛卒立召襄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
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
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
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
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
禦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
人之父也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
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
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
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
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
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率是
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
康公曰不及十年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初

稅ヒ獻ヒヤクシャウドモガチカラヲアハセダヤシウエツケシテキミヘナンゾトナスコレジクイナブノナンダホ ナリ非禮也

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冬蝝生饑幸之也

十有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

傳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夏成周宣榭火秋郯伯姬來歸冬大有年

經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濈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

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秋郯伯姬來歸出也爲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子私問其故武子曰季氏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

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淵如履薄氷善人在上也善人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

晉國之法

經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辛未蔡侯申辛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傳 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敛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舉言群臣不信諸侯[皆]如不逮[舉]言群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

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敛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絶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君不然余懼其益之也

經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甲戌楚子旅卒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

傳

十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

會晉侯盟于緡以公子彊爲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秋邾人戕鄫子于鄫凡自虐其君曰戕自外曰戕楚莊王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辛楚師不出公羊曰其稱人何惡之也

蜀之役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

既復命祖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春秋左氏傳卷十一終

春秋左氏傳卷十二

大日本　小畑行簡　著

成公

セイコウハコクコウトイフセンコウノコトリカイミヤウホフニクミヲクサメセイヨフヨクダテタルヲセイトイヘリ

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ワガクンシュクンセンコウヲイフ

無冰三月作丘甲

ヲクニンヘヤクセウガヒヤクセンヘデンチヲウケトリダガヤスコレヲヒトツノ井ゲタクギマリトスソノトツハヲカハ井ゲタヲジフロクホドアハセタクヲヒトツノラカトスシカレバヒヤクセンヘデンチヲウケトリダガヤスコレヲヒトツノ井ゲタヲジフロクホドアハセタモノニシテヒトツヲカハヒトクミブヤクニジフゴニンヲサシダスナリマタアカヲヨツホドアハセタヲヒトツノサトハ井ゲタヲジフロクホドアハセタモノナレドモソブヤクグルマイチリヤウクマシヒキウシベフニヒキヨロヒムシヤサンニンガイムシヤシナジスニクシラサシダスコレサンブイチスノリハホウナルニロノキミセイコウダイカラシンキニヨリマシイタシテヨツラカヲスヒトヲガゴトニヒトクミニジフゴニンヲサシダスナリマタアカヲヨツホドアハセタヲヒトツノサトハ井ゲタヲジフロクホドアハセタモノナレドモソブヤクグルマイチリヤウクマシヒキウシベフニヒキヨロヒムシヤサンニンガイムシヤシナジスニクシラサシダスコレサンブイチスノリハホウナルニロノキミセイコウダイカラシンキニヨリマシイタシテヨツラカヲスヒトヲガゴトニヒトクミニジフゴニンヲサシダスナリ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ワガラウキヨハアサナスニシンクイコウシス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ナハサウセンシュクカタグシキトツキヲソナヘオイテナニゴトモナキトキハシルサヌナリ

冬十月

シンノセキクニヨクムステシンクンイワウオホマケスニブシルヰノバウジウヲブデ

傳 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徼古堯○叔服曰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一不義神人弗助將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必敗○敗補邁○背盟不祥欺大不義神人弗助必敗○敗補邁○背盟不祥欺大不義神人弗助必敗○敗補邁○背盟不祥欺大

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
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龍頃公之嬖人盧
蒲就魁門焉
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
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衛侯使孫
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
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
知不能則如無出乃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
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
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
以邑辭繁纓以朝許之仲
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
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
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
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

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隨之弗可止也已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藏宣叔亦如晉乞師皆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偽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藏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使速以徇郤子

且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留師從齊師師次于鞫居師陳于鞫夏

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馬以徇齊畢曰欲勇者賈余餘勇奚若對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分之以土而物其人以其物貢王公設其采物制其鹵形辨其山林川澤之名而入其貢以待不庭不虞之患是以有班賞之勸有威罰之畏有不貢則討有罪則誅取其鄉以賞其功取其地以分人此先王之所以大也今逞志於齊而棄先王之命其若之何

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
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
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
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
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綏曰自始合荷有險余必下
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
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
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
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
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
子輿謂己曰旦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
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
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
張喪車亦如之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
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
丑父寢於轏中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
知其死也丑父與公易位

晉師遂二[而]及韓厥執縶馬前レ[而]拜再拜レ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イクサニアタリ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イミトエイキマデ臣辱戎士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而]敢告不敏擂官承之丑父使公

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ガイオニヨビ自今無有代其君任レ患者有レ一於此將レ爲レ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

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毎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

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曰免乎曰免矣曰鋭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子之石窌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徑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

與地。（ロトエノニカコヲ）
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イキリトリタトヲ）（モシアタテ）（イレ）（ニヒーハヨヲウニカセテカセントヲ）（ニヒーハヨヲウニカセテカセントヲ）
不可曰必以蕭同叔（イレ）（ニドウシユクハセウキミノアザナ）
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ヒトヲ）（セイカラウヒハヒシ）（マヒナヒヲオクリ）（ヒトヲ）（ヒトヲ）
其畝對曰蕭同（ニヒトガヨヲマウ）（ニヒーハヨヲウニカセテカセントヲ）（ニヒーハヨヲウニカセテカセントヲ）
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ハ）（ニハ）（ヲ）（ニ）
匹敵。（ドウシヲ）而曰必質其母以爲（ヲ）（ヲ）
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ヲ）（ヲ）（ヲ）（ヲ）
令也。詩曰孝子不匱。（ヲ）（ヲ）
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ヲ）（ヲ）
侯其無乃非德類也。（ニ）（ヲ）（ヲ）
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ヲ）（ヲ）（ヲ）（キ）
而布其利。故詩曰我（ヲ）（ヲ）（ヲ）
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ヲ）（ヲ）（ヲ）
理諸侯。而曰盡東其（ヲ）（ヲ）（ヲ）
畝而已。（ヲ）

戎車是利。無顧土宜。（ヲ）（ヲ）（ヲ）
其無乃非先王之（ヲ）（ヲ）
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ヲ）（ヲ）（ヲ）（ヲ）（ヲ）
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ヲ）（ヲ）（ヲ）（ヲ）（ヲ）
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ヲ）（ヲ）（ヲ）（ヲ）
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ヲ）（ヲ）（ヲ）（ヲ）（ヲ）
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ヲ）（ヲ）（ヲ）（ヲ）（ヲ）
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ヲ）（ヲ）（ヲ）（ヲ）（ヲ）

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
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
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
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
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
晉人許之對曰群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
有以藉於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
聽魯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
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

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侯正亞旅皆受
一命之服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
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
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
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
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九月衛穆公卒晉
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
逆之婦人入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
常以葬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

姬曰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去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夏南出孔儀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獲其子黑要烝焉其子不獲其尸

シンチサウシ
ヤヘアタリテヨロ
サレタエ
ガミヨリメツヘ
イヒトヘミツくウス
メテリ

シンカヲウギヨシ
ユガツマノヤモメ
ソカラウフシンガ
ヲナンカラウギヨシ
ヘカキラメカケニ
ヲナンカラウギヨシ
ヲヘカケニ
ヲヘカケニ
ヲヘカケニ

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之
盡室以行。○ク カナイモイコヲズヒキツレカザイダウクラモツ
之曰。○トナウデンクツゾ
有三軍之懼。
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
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
晉人使爲刑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
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
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

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則
晉將棄之。何勞錮焉。晉師歸。范文子後入。
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
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
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
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
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
勞之。如郤伯。郤伯見。公亦如之。是
欒伯見。公亦如

イコウガゴトヒミカタノショウリノオヨヲリヨンバクノハウガアガラナイトハンヨウハイストオリナレバ

力之有[馬]宣公使求好于楚。[時]莊王卒。宣公薨不克ガナンノハタラキガゴザラフ

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

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

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群臣不如先

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

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

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戸已。責

逮鰥。救乏救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

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

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

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

孫請往賂之。以執鄫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爲質

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

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

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

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

書乘楚車也。[ジブンノイルベキクルマヘラズソノクライヲヤブリテキシニヘツラヒタサレタユヱ]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

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壅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衛出歸臧宣叔曰衛災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狂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晉侯使鞏朝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曙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太夫告慶之禮降於

卿禮一等王以[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
禮也勿籍

經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
日哭
亥葬宋文公夏公如晉鄭
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圍棘大雩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廧咎如
潰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
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鄭伐許

傳 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牛首討不用命也遂東侵鄭鄭
伯使侯宣多逆晉侯且請盟晉侯將許之鄭公子
偃帥師櫟與之盟于繻葛鄭伯使卒出旅次于
鄭之梁門之內以禦晉師公子偃曰必先自
門入門開而驟出以奔其師師必大奔鄭伯
從之晉人以鄭人為必堅我也不設備而入
鄭人以王卒待其後而出王卒以為奔也亂而
擊之鄭師大敗晉人獲鄭祝聃射王中肩蔿
賈以三軍繼之鄭師大奔晉侯使韓厥從鄭伯
曰無以鄭為也其車說則輈其御屈蕩搏其
左以免鄭伯自是再辱於晉
秋衛孫良夫甯相帥師侵廧咎如圍棘大雩
冬十月晉郤克帥師伐廧咎如潰
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報之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鄭伐許
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邲以求知罃知罃
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
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
虜不才則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
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

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累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興及其誰敢德王曰。雖然子歸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誰敢任之。王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子。對曰以君之靈。累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

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潰上失民也。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公問諸大國之上卿。當其下卿中。中當其上卿。小國之上卿。當其上大夫。下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其下卿中。中當其上卿。大國之下卿。當其上大夫。下大夫。

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當其上大夫。下大夫。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當其上大夫。下大夫。

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レ]得[レ]爲[レ]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爲[レ]侯朝[レ]于晉將授[レ]郤克趨進卿[レ]賞[レ]鞏之功也齊侯曰此行也君爲[レ]婦人之笑辱[レ]也寡君未[レ]之敢任[レ]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荀鞏之在[レ]楚也鄭賈人有將[レ]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鞏善視之如[レ]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經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郠鄭伯伐許

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

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通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宇我乎公乃止冬十一月鄭伯如楚始叛晉也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陵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晉趙嬰通于趙莊姬

經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梁山崩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傳五年春原屏放諸齊嬰曰

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其）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其）必（其）

舍我何害弗聽（其）

嬰夢天使謂己祭（其）余余福（其）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從一者（其）

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其）神福仁（其）而禍淫淫而無（其）

罰（其）福也祭（其）其得（其）亡乎（其）

祭之明日（其）

亡孟獻子如宋報華元（其）也夏晉荀首如齊逆（其）女故（其）

宣伯餽諸穀（其）

梁山崩晉侯以傳（其）召伯宗（其）

伯宗辟重（其）曰（其）辟傳重人曰（其）待我不（其）如捷之速（其）

也（其）

問其所（其）曰絳人也（其）

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其）

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其）

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其）祝幣（其）

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其）

請見之不可（其）遂以告而從之許靈（其）

公憩鄭伯于楚六月鄭（其）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其）

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其）

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其）

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其）

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其）

攻華氏
○ソノワケゾトイフニマヘタガラウクワデガソクニ
ジチトナルベキバツナルテヲフソンミヤダニテヤリテヒキ
サセタイヨニアルタイニクワシヘセメヨセルコトヲダイコスルト
○スルヲ
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靈
シンタニヘキフ　スレハ　クミタレバ　ソウノ二　ラスアノ
之難十一月己酉定王崩
イサメドウノ二　シチノヒクリノヒ　ホウギヨ

經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
ロウノカ　ロイセイコウガヨリアヒヲ　ソオタマヘシメサカニ　カトミノヒ　リツブグゼイ　ニグゼイト
○ヲ　ロウジゼ　イトセイク
夏六月邾
ミナツヨ　ミナヅキ
人鄫人會宋公于蟲
ソウノギヨウコウガザキンサウ　ドウクノコスヲオンレテコヒタ　ヒトノ　ヒトノ　ソウノキヨ　ウコウガ
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
ロウセイコウガヨリアヒヲ　ソオタマヘシメサカニ　ヒキマレゼイ　井テヲ　スルヲ
人鄫人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靈
ヒトノ　ヒトノ　ソウノキヨ　ウコウガ　ニレイスナハチオキ
王崩
ホウギヨ

傳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
ライタウ　ユウガ　井テヲ　スルヲ　イス　ヨウガ　ライタウコウヒ　ナ　ソンテイセイガ　ヒキマレゼイ　ヒトリイデラレタ
授玉于
ジユギヨクヲ　ニライタウコウガ　デンナウソンホンシ
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
ラングヒダテトリアタシスルハソル　ヤガテシスンデア　ヲガクテダラハフリステル　イイスバキンミ　ヨソメミテ
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二月季文子以鞏之
ノウ　ソクフアンキ　ヒツカ　ソンセ　ソンオタヤンソンサカニ　リンタウキンシスト　ノチテソンカウオガ
功立武宮
アシバヤキニユキ　フロングゼイトセイグゼイトアシムラクカヒトキ、ミンピ　キセイコウガショウリヲヨレブコウヲシンシ
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
メサシトデブコウハヤヲシキテラレタ　ソンイナガラハルマイー　ヒトノ　ヒトノ　而
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取鄆言易
アルハラクくカヒトキ、ミンピ　ナンヲ　ヲ　ヲ　

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
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
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覩易覩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腿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

六月鄭悼公卒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楚子晉命也

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而擊之無乃不可乎吾聞用師者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量力而動比而後戰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於

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善衆之主也從之不亦可乎

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宜乎

經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吳伐郯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秋楚公子嬰齊侵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冬大雩衛孫林父出奔晉

傳七年春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乎弗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鄭

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夏曹宣公來朝。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

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乘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於吳始伐

ソノカラウシテヨウガアシイアトホリニマヅゾクコクノサウトジヨヲスクヒトイフコトヲノオホセヲカホフリカケツイタ馬一陵之會呉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スエンバリヨウムラノコリアヒニシウライムラノスクヒニユクシノオホセヲカホフリカケツイタ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呉盡取之是以始大一通呉於上國衛定公惡ム國ヲ

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反戚焉

經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歜帥師侵呉

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冬十月癸卯

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奪一與一三叛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

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
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
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晉繚書侵蔡遂侵楚獲
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范韓
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
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
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聲伯如莒逆也宋
華元來聘聘共姬也壽來納幣禮也晉趙莊姬爲
趙嬰之亡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
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
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
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
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
立武穆公來賜公命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
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在夷其
孰以我爲虞對曰

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冬杞伯來朝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綏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也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變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邾衛人來勝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勝之異姓則否

經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勝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

傳 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爲杞故也逆叔姬爲我也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

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二月伯姬歸于宋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不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晉人來勝禮也秋鄭伯如晉晉人

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歸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謝首問其族對曰冷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

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

脩城郭浹辰之閒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管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鄭人圍許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乎君城中城書時也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

經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卜

郊不從。乃不郊。
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

傳十年春。晉侯使羅茂如楚報太宰子商之使也。
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
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
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
[馬]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
歸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
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
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
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
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
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
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
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
罕賂以襄鐘。子然盟于鄭伯。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
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
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
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
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
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
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
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

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而殺之將食張如厠抶之斃之桑田巫示而殺之公使送葬於是雜莅未反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於君乎秋公如晉晉人止公晉景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春秋左氏傳卷十二終